

颜斗作品集

爱情杀手

中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君当吹笛在天际，我亦绝舞远人间。
世事浊浊多不平，仗剑拔刀影霍霍。七孔
起笛笛声响，五步见血血满堂。

有贼在高堂，一朝权倾却丧尽天良，
我身在江湖路虽远，正气浩然德亦彰。

恨关山重重，不能朝夕与共，只有灵
犀一点通，喜湖水淙淙，水乳易相溶，勿
需问我何所终。

目 录

第 五 章	神笛雄风气盖世	235
第 六 章	神笛神珠两分离	294
第 七 章	内藏奸细窝里反	352
第 八 章	太守府中夜惊魂	410

第五章 神笛雄风气盖世

苏东二只转了个弯便又回到珍珠与朱全二人停的地方，珍珠看到苏东二回来，拍手笑道：“你回来就好，没有杀了他们吧？”

苏东二道：“真是两个老猾头，他二人相互间绕着大树逃，还把王大侍卫呼叫去，我自信仍可以杀了他们，但我不能久留，拖延时间我担心你们！”

珍珠道：“咱们快走吧！听说出了这山沟便是梅河渡口了！”

苏东二道：“是的，梅河渡口是咱们必经之地，非走那儿不可！”

他对朱全吩咐，道：“阿全呐！此去咱们越近潘阳，便危机越大，你要把精神搁在保护阿姨身上，千万不可冒然行事，知道吗？”

朱全道：“叔叔，阿姨的安全由我担纲，错不了！”

苏东二上马了，珍珠便坐在他后面，那匹马雄壮高大，驮上两个人仍然驰的轻快。

珍珠在苏东二身后细声细气的道：“走的快了顺利过河，走的慢了有得干的！”

苏东二道：“此话怎讲？”

珍珠道：“姓王的不会放弃追杀咱们呀！他更知道咱们必经梅河渡口，他会赶去的。”

苏东二道：“有理！”

珍珠道：“想也知道，姓王的说一共有五个关口，咱们只不过刚过两个关口呀！”

苏东二道：“如果野店的一关不算，也只过了两关，那就是长白山客栈与这三岔口的茅草沟！”

她顿了一下，又道：“满州女真国人善于追踪与骑射，只不过他们野心更大！”

苏东二道：“野心？”

“不错，他们的野心便是你们关内的一片大好河山。”

苏东二吃吃笑了。

“他们在做梦！”

“不是做梦，是有可能。”

“你说他们敢起兵入关？”

珍珠道：“有什么不可？当时机成熟，他们就挥兵。”

“时机？什么样的时机？”

珍珠道：“当关内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当关内诸王不再合作，人民离心离德之时，满州人便会结合别的族人杀进关内了。”

苏东二吃一惊，道：“什么样的别族人？”

珍珠道：“山海关的长城过了八达岭延伸入山西，通过蒙古边界，阻绝了蒙满回人那几处入关之路，不过一旦他们得到机会入关，这些被隔离关外的各族，就会联手出击了。”

苏东二道：“到了那时候，大明天下才是真正的寿终正寝了。”

珍珠道：“你终于说对了。”

苏东二道：“如今大明朝中就出了巨奸，便使那宦官们也成精了。”

笑笑，珍珠道：“不要说了，关我们何事呀！东二哥，你忘了为我奏一曲了，嘻……”

苏东二立刻自怀中抽出笛子，他吹的是“阳春二月玄武湖”。

笛声清脆优雅，把个秦淮美景与舫上佳人飘逸美丽全部溶入他那笛音中听的珍珠抱紧了他，珍珠便把一张弹指可破的嫩面也贴紧在苏东二的背上了。

朱全心中高兴。

珍珠与苏东二高兴，他便高兴。

朱全不会在叔叔与阿姨高兴的时候出言打扰的，虽然他已发现远处一道长河，也只是摆在心中。

苏东二突然不吹了。

妙音嘎然而停，珍珠便抬起头来了。

苏东二道：“真快呀！”

这时候朱全也开口了：“叔叔，那些骑马的人往渡口驰去了。”

“是的，那是王天柱的人马——嘿……”

朱全道：“也只不过十五人，咱们不怕他们。”

珍珠道：“我也不怕！”

苏东二道：“我怕！”

他说完，使朱全也一惊。

苏东二这才接道：“我是怕会伤到我的心肝宝贝呀！”

珍珠吃吃笑了。

她更紧的抱住苏东二，笑道：“我知道你一直担心我

的安危，你早就令我感动了。”

朱全猛一指，道：“叔叔，你看，那边就是渡口了！”

山脚慢慢的往后退着，露出那河岸一排老柳树，就在柳树不远一端，正停靠着一条渡船，船上没有舱，是个大敞面的船，一看便知这船专门渡人货。

女真国这种渡船全一样，渡船上的船老大几人都是一家人，有了这渡船，一辈子就指望它了。

渡船上的人就住在河岸附近，有客人渡客人，无客人便撒几个网弄些鱼儿好下饭。

苏东二抬头看，船上一共有人三个半。

为什么说是三个半？当地上把船上女人当半个人使唤，说明了船上三个男人一个女人。

苏东二再细看，也不知十五个骑马的对船家说了什么话，就见船上三人立刻把渡船撑到河心停下来。

那十五个人就在渡口下了马，马匹栓在柳树下，十五个大汉有的拔刀有的纷纷往柳树上攀去。

苏东二冷笑了。

朱全道：“叔叔，上树的上是手持弓箭的。”

“不错，他们准备放冷箭。”

珍珠道：“咱们改道，行不行？”

苏东二道：“改道就要经过永吉，咱们便自投罗网了，也正合了他们心意！”

朱全安慰珍珠，道：“阿姨，你安心，有我在你身边，你不会有事的！”

珍珠吃吃笑了。

两匹马缓缓的走出山道了，苏东二吹起笛子来，这一回他吹的是战刀曲，笛声再一次的高亢激昂，令人听了全身血脉贲张，有着冲动的意愿。

半里处，渡口已有人指手划脚的大声在咒骂：“妈巴子的，果然未过河，来了。”

“还是大侍卫神机妙算，咱们来的正是时候！”

哎，一片拔刀声，十个虬髯大汉已拔刀在肩上了。

再看附近柳树上，五个大汉掩藏在树枝间，沾弓搭箭准备射人了。

苏东二吹人笛子变得更冲动，听的人毛发也竖起来了，河岸边传来咒骂声。

于是，苏东二收起笛子，他示意朱全要小心的守护着珍珠，他便随之跳下马，把缰绳交在珍珠手中。

苏东二一步步的走向十几丈远的渡口处，他的面上一片冷傲之色。

就在苏东二尚未站定，忽的珍珠那匹马发了疯似的往柳林下狂奔过去。

事出突然令朱全大吃一惊，立刻拍马追上去。

朱全大叫：“阿姨小心！”

珍珠似是未听见，任那匹马驮着她狂奔，而奇事又出现了。

只见珍珠在马上忽的极光一现又失，当她绕过到第五株柳树下，柳树上的弓箭手们才呼叫：“哟……我的眼睛好痛啊……这……是妖女呀……”

朱全便在这时候追上珍珠，他也伸的拉住珍珠的马，急切的道：“阿姨，阿姨，吓坏你了吧！快退回去！”

珍珠道：“对，快退回去，这马……”

朱全拉住珍珠的坐骑，他抬头看树上，奇怪，树上的五个弓箭手却把眼睛蒙住，他们还叫眼痛不已。

朱全心想，必是珍珠阿姨又以她的光芒弄得他们一时间看不到事物了。

苏东二本来要退回来的，珍珠的马发了性，他当然最担心珍珠的安危。

只不过珍珠又退出柳林外，他便也放心了。

苏东二大步走到渡口，面前十个扛刀大毛汉中，他只

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天柱。

王天柱也吃一惊，怎么埋伏的弓箭手又叫眼睛痛，茅草沟人也埋伏了弓箭手，一样的不中用。

他心想，那美女子必是关内传言的白莲教，要不然为什么她身上会发光！

现在，苏东二站定了，他的面皮冷酷得宛如尖山顶上溶不化的白雪。

王天柱冷然一晒，道：“苏东二，你逃不掉的！”

他指指身边九个人，又道：“可知道‘白山黑水九匹狼’的事迹？”

苏东二淡淡的道：“知道又怎样，不知道又怎样，终究还是免不了杀的。”

他斜目瞟了号称‘白山黑水九匹狼’一眼又道“王大侍卫，你就把我当成猎狼高手吧！”

这是什么话，简直没把九匹狼放在眼里。

九个毛汉发火了。

就听中间那个赤发大汉吼叱道：“妈拉子巴子的，口气不小呀！不知手底下功夫如何？”

王天柱道：“张放，你千万要小心，这小子可不是软脚虾，单凭吼喝吓不了他的。”

那位叫张放的毛汉嘿嘿笑，道：“闪开，我张放先掂一掂他的份量！”

苏东二道：“我有个建议！”

“说！”

“我建议你们一齐上，包括你这位大侍卫。”

“吹你妈的牛，老子宰了你！”

张放发招了，他那把砍刀带着一股子窒人的“咻”声凶残如虎的罩上来了。

张放口中还大叫：“砍死你这小杂种！”

苏东二并未稍动，直等到那把砍刀就快砍上他的顶门时候，才见他一个错步疾甩肩头，哎，姓张的砍刀就是未再往下落，握刀的右臂斜举着，被苏东二以左臂架着就未分开来，而苏东二的右手便慢吞吞的推过去。

人们还未看是怎么一回事，而张放已被苏东二推得往地上砸去。

“轰！”

张放倒下去了，倒地才见鲜血自他胸口流出来。

这真是太玄了，王天柱就目瞪口呆。

这就是功夫，真正的功夫用在节骨眼上，而真正的功夫也就是那么两三招而已。

忽的，八个大汉齐声吼：“杀！”

八个人如同一股巨浪般抖着一天的冷焰向苏东二欺杀而上，端的十分凶残。

他的话声几乎凝结在原地未散去，人已快不可言喻的穿梭在八人之间。

听吧！狂嗥之声此起彼落。

看吧！鲜血宛如地泉般的漂个不停。

苏东二只那么来来回回在这八个大汉中游闪三次，八个人已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

王天柱忿怒的吼道：“好个残忍的杀胚，你杀了这么多人，你……你不手软？”

收刀，旋身，扶去手上鲜血，苏东二直欺王天柱，他沉声的道：“残忍的不是我，残忍的是你，你如果不把他九人找来，他们也不会死，所以害他们挨刀的是你，而我，只不过是自卫而已！”

王天柱道：“你还想杀我？”

“不错，不杀你我这一路不太平！”

王天柱大怒，他双手各握一把刀，交叉着直扑而上。

苏东二一看便知道这是玩命的杀法，光景便是被杀，而敌人也得挨刀。

苏东二当然不愿挨刀，他旋腾着疾闪开三丈外，当他还未站稳，便见姓王的忽然腾空而起，巨大的身躯变得十分轻捷，一溜烟穿进柳树林。

这种突然的变化，令苏东二啼笑皆非，就听得林子里传来奔马声，王天柱竟然逃了。

其实江湖上没有人想死，想死的人又何必奔向江湖？只不过人们的心中充满了两个字，那就是权与利。

江湖人物很少为权字拼命，为银子玩命的倒是不少。

王天柱此刻不得不逃，因为这一回他才真正看清楚苏东二的功夫。

王天柱自忖，他杀不过姓苏的，日本浪人黑武士也被他杀光，白山黑水九匹狼无一幸免，加上三岔口自己安排的陷阱，姓苏的一样太平无事，他只是一个人，他又怎么是苏东二的对手？

王大侍卫官场久了，便知道如何保护自己，那么打不过抹头而逃，这才是“俊杰”呀！

苏东二回身并不追，一个王天柱，尤其是怕死的人，他有度量放他一马，也许——

也许王天柱一去再也不来了。

当苏东二奔回珍珠身边，他这才发觉躲在柳树上的

五名弓箭手已被人杀死在地上了。

双目不视物当然等着挨杀，朱全是不会放过这样绝妙的机会的。

苏东二抱抱珍珠，愉快的道：“太好了，又是你帮了大忙。”

珍珠笑了，道：“我能帮什么？我只是……嘻……”

她不说下去了，她投入苏东二怀中笑起来。

朱全开口大叫：“船家，船家，过来了。”

渡船的还停在河心呐！当然渡船上的人早已看到岸上在杀人，而且杀了十几个。

渡船一时间未过来，苏东二扶住珍珠到了河边头上，他取出笛了，道：“珍珠，你坐着，不会再有事了。”

珍珠微笑，道：“吹去吧！你总是会为死了的人做些什么的！”

朱全还在呼叫，但苏东二叫他别再叫。

于是，苏东二就在“白山黑水九匹狼”处看着一滩滩的鲜血，他吹起笛子了。

是的，他吹的是正是“血魂曲”！

苏东二吹着令人酸鼻的“血魂曲”不时的把笛音往河面上拨弄去，他的双目似已见泪了。

“血魂曲”的曲调中有这么一句话：“那一个不是他妈的爱儿呀！那一个不是父母千辛万苦养大的呀！”

苏东二当然也为自己悲哀，他十岁被霍先生收养，他早就不记得父母的模样，成为霍先生的杀手，那才不过五年的事。

苏东二有时就想：“他日自己被人杀，何人为我奏一曲呀！”

是的，江湖风浪涩，生命不值钱，有人袒胸拍胸脯，唉，将军难免阵上亡哟。

苏东二吹第二遍了，忽见渡船往这面划过来，那不是因为苏东二的笛声关系，那是珍珠。

只见珍珠站在渡口的石头上，她面对着河中央的渡船，一副惹人可怜的表情。

她不时的抖袖拭泪，也耸动着双肩，只差未向渡船上的人呼叫。

正因为渡船上的人见了珍珠的模样，他们变了心，不知不觉，也是糊里糊涂的把船划过来了。

船顶住渡口的几块大石头，船老大大声叫了：“喂！快上船了。”

苏东二收起笛子，立刻扶着珍珠上了渡船，两匹健马

由朱全拉上船。

朱全很想去找一匹骑，他相信柳林中必然还有马匹藏在里面，但因苏东二不说，他便也不开口了。

渡船上的人把船用力撑过这条河，苏东二对朱全道：“赏银子一两。”

哎，这可是大手笔，平日里过河一人只不过一个方孔小铜钱，十个铜钱是一串，十串钱才换一钱银子，如今一开口就是一两银子，三个人划上五天也赚不到这么多。

船老大接过银子开口了，他指着东南方道：“你们还未来到以前半个时辰，有人往东南方奔去。”

苏东二道：“什么样的人？”

船老大道：“似乎是武林打扮，又像是江湖中人，他们都带着刀！”

苏东二道：“谢了！”

他指指对岸，又道：“死了的人是用不到银子的，你们过河把人掩埋，他们袋子里的银子便是各位的了。”

船老大一瞪眼，道：“大侍卫的人咱们不敢！”

苏东二道：“所以我叫你们把尸体掩埋，说不准还可以讨上几个赏钱！”

船老大笑了，立刻就要把船再撑回去。